

長篇武俠小說

1

伏虎羣雄

THU C LAY MI THUC LAY THUC LAY MI THUC

武俠長篇
技擊小說

伏虎羣雄

正集

鄉雅明著

一 渡口盜馬板橋敗飛賊

河南省內，嵩山的西南，有一個集成壩。在雍正年間，因為施行虐政，造成賢路閉塞，豪傑隱居的不良現象。那個集成壩，起先是一個村子的外型，原名大渡口。村子的東首，約出一里之遙，是一條河流，通到洛陽縣的一條支脈。村子的環繞，除了河流之外，附近的是田地，遙遠的是山脈。三年之後，這個冷僻的地方，逐漸熱鬧起來，足有二百戶人家的光景，就把大渡口的原名，改爲集成壩了。

淡淡的斜陽，夕照在壩堤一帶的樹梢上，下面是一片廣大的荒地。有兩個少年，騎着兩匹駿馬，騁馳在那邊，刮得黃沙飛揚，潮漫成霧。樊如虎霍地扣住韁繩，撥轉馬頭。高聲喝道：「仁勇！我倆小憩一下，比武好不好？」韓仁勇也把馬韁勒住。高聲答道：「好！不過不是你的對手，你要情讓才行？」樊如虎翻身下馬。笑道：「你的本領，真不錯，在我之上，何必謙遜呢？」說畢，把一匹棗

驢駒，繫在一株樹幹上，隨後兩腳一蹬，竄到樹上，攀着樹枝，靠坐樹杈裏，就見韓仁勇，擊馬上樹，靠坐旁邊一株樹杈間。涼風習習，綠葉護身，別有一種快感。樊如虎偶然移臉，遙見一座奇峯突起的峻山。便道：「嵩山好久沒有去打獵了，你有興趣嗎？」韓仁勇抖了一下身上的沙塵。說道：「山上猛虎毒蟒，時常出來傷人，雖然有了武藝，不但有些寒心。司馬雄武藝不弱，一同邀去，獵取幾頭野獸，在父母面前，也可顯耀我們武藝的高強。」樊如虎道：「司馬雄非常驕慢。我不讚成他去，憑着我們的本領，捕捉幾頭野味，不算一回事的。」韓仁勇道：「不錯！你既然主張比武，便走上幾路拳腳也好。」說畢，竄到地上。樊如虎也縱身到地。說道：「韓兄，請！」韓仁勇抱拳一拱，笑道：「彼此不是外人，恕我佔先了。」說完，左腳逼進一步，右手便使成一個衝拳，向着他的左肩擊去。樊如虎向着右邊一閃，使個獅子開口的式子，上半截的身子，往前略略的一傾，兩臂一舉時，右腳成了一個弓步，別的一拳，向着他的左脅打去。韓仁勇閃到他的左側，使了一個側冲拳時，見他旋轉身來，便將腳跟站住，左腿一起，向他肋下踢去。樊如虎見他來勢兇猛，大有不及閃避之勢，便使個醉金剛的式子，身子一沉，兩掌着地時，兩腳往上一飛，成了一個扯弓的變飛腿，頓把他的擊力，完全的阻住。韓仁勇眼見失效，急忙收回左腿，兩手已經變換，成了一個白鶴亮翼的勢子，向着他兩

脚蹠上擦去。樊如虎暗吃一驚，忙將舉起的兩腿，變換一個悟室觔斗的式子，別的一個翻身，站立起來時，瞧見韓仁勇，早已使個白虹貫日，猛的一拳打來，祇得一側身子，使個二郎祖衫，右肩往上一抬招架。兩人一下緊一下，大打出手，打了好一回，不分勝負。樊如虎突然向着橫邊一竄，收了拳脚。笑道：「你的本領，真不錯，小弟敬服。」韓仁勇笑道：「休要謙遜，你也不錯。」兩人打得很熱，又到樹上休息閒談。這時的渡口，上岸了一個歹徒，名叫張德，一身輕身功夫，可以說得登峯造極，綽號草上飛，是個不上進的飛賊。他見了堤邊樹上，繫着兩匹駿馬，不覺心中一動。連說：「好馬！好馬！」他就四周一看，不見一人，心中更加喜悅。暗道：「這兩匹馬，買給鄧員外，五百兩銀子，可以穩穩到手的，也許我的鴻運高照，財帛送到手裏來了。」便不管好歹，洒開大步，到了那邊，正要盜馬解纜的時候，呼的一聲，從樹上飛下一宗暗器，疾向他的頂門擊去。草上飛張德，是一個老闖江湖的慣家，知道不好，有人暗算，猛的抬起了頭，瞧見一道雪亮的白光，已經奔到眼前，一時要想閃避，已經嫌慢，祇得頭顱一偏，那宗暗器，在他的左腮，飛的擦了過去。嘩的一聲，陷入泥土二寸餘。草上飛張德，吃了一驚，一邊抽下背上的扑刀，一邊抬頭看時，又見一道雪亮的寒光，迎面奔來，就用刀子一撥，嚙的一響，一支響鏢，撥落地上。草上飛張德，雖然在暗器的威脅中，並不鬆

馳盜馬的工作，急忙扑刀一揮，割斷繫驢駒的韁繩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正要躍上馬背。樊如虎從樹上竄下，擎刀就砍。喝道：「你的胆子，真可不小，吃我一刀。」那匹棗驢駒，見了陌生的人，頓時呈着倔強，怪嘶掉尾起來。因此草上飛張德，手脚的活動，失了敏捷，祇得放棄原定的計劃，準備溜逃了事，却見竄下一個少年，持刀殺來，便退了一步，又見樹上，竄下一個少年，聲勢洶洶的亂砍過來。草上飛張德，因見他倆，年輕可欺，有機可乘，並不放在心上，就把扑刀一起，架住兩人的刀子。連忙說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！我到集成壩，拜訪多年未見的老友，你倆的父親，名喚什麼？要是自家人，打起架來，算什麼樣子？」韓仁勇秉性忠實，一想不錯，就喝退樊如虎，遂向他道：「我的父親，名喚韓智勇，他的父親，名喚樊毅剛。你叫什麼？從那裏來？到集成壩找誰？」草上飛張德，眸子一轉，抓取他報名的漏洞。笑道：「巧極了！我草上飛張德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便找兩位的老人家。韓智勇，樊毅剛，是我生平的好友，如此說來，兩位是我的賢姪了。哈……哈哈……巧極了！」韓仁勇信以為真，連忙抱拳一拱。笑道：「照你所說，小姪得罪叔父，望你在家父面前，不要指責才好。」草上飛張德，萬分喜悅。笑了笑道：「不知不罪，賢姪免禮，時候不早，一同去見令尊。」樊如虎心中懷疑。忙道：「慢，你為什麼盜取我馬？既然是一家人了，請你說個明白。」草上飛張德，紅暈兩頰。

，心中暗恨。連忙辯道：「令尊愛好駿馬，我因初到貴地，覺得無物餽贈，不知兩匹牲口，就是兩位賢姪的，以致鬧出笑話，請在令尊面前，多多的包庇，就非常感謝了。」韓仁勇笑道：「不須吩咐，我倆知道，兩馬之中，你就選擇一匹，作爲坐騎，一同回去。」草上飛張德，正中下懷，說一聲好，一扯棗驢駒的韁繩，躍身馱上，撥轉馬頭，兩腳在馬腹上一夾，加着揚起一鞭，撥刺刺的，飛奔而去。樊如虎因見那人的作風，覺得有些慌張，急忙一躍，上了雪裏紅的牲口，回頭說道：「快些上馬，瞧他的行色，顯然行爲不正，別被他得逞了。」韓仁勇並不答話，急忙上馬，連撲幾鞭時，那馬就飛也似的趕去。草上飛張德，馱在馬上，趕了一程，回頭看了一下，不向壩上馳去，忙把韁繩一提，撥轉馬頭，打上兩鞭，順着壩後的大路，急急的奔去。樊如虎見了，喊聲啊呀。罵道：「忘八羔子！不轉好念，向着壩後逃啦！都是你不好，要是追不回來，這匹雪裏紅，必要賠償我的。」韓仁勇氣得暴怒，含恨答道：「慢說賠償，或能追得回來。」說到這裏，引吭大喊：「呔！怎麼你不向壩上去？路子走錯了。」樊如虎道：「你瞧，祇當沒有聽得，准是盜馬的強徒。那怎麼辦？我捨不得失去，爸爸必要打我啦！」韓仁勇見事不諧，這就發急起來。破喉大喊：「不好啦！有搶馬的大盜啦！不好啦！」這樣的且奔且喊，便驚動了壩上的衆人，大家一古腦兒，去追盜馬的歹徒。

草上飛張德，聽得激動衆怒，雖然有些慌張，終是老練的慣家，回頭望了一眼，穩若磐石，策馬前奔。不禁喃喃的笑道：「哼！到了老子的手中，還想攪奪回去，無異痴人說夢了！小孩子固然能够騙取，哈哈，這一匹駿馬，不用說得，五百兩銀子，穩穩能够到手，又可以吃喝一二個月啦！」他一面自得其樂的說着，一面已經奔近集成壩外圍的一座板橋，瞧見橋頭，站着一個白髮鬍然的老叟，精神飽滿，右手執着一根五尺長的旱烟管，似有截斷去路的樣子。這就引吭喊道：「呔！快些閃開，張爺來了！」那個老叟，吸了兩口烟，只當沒有聽得，對他看了一眼，並不理會。草上飛張德，見那馬行更慢，不覺大怒。警告他喊道：「老叟！你難道瞎眼聾子嗎？擋我者死，讓我者生，快快地閃開。」老叟依然屹立不動，瞪着怒眼，一聲不響。草上飛張德，因爲前有強漢阻路，後有莽漢追來，心中更加焦躁，顧不得他是風燭殘年的老頭兒，就把韁繩一扣，探手袋裏，掏出一顆鐵彈，上半截的身子，向後一仰，略側一下，右手倏的一揚，呼的一聲，向着老叟的腹部，飛快的擊去。老叟哈哈的笑道：「這種玩意兒，也能够傷人嗎？勸你丟下百兩銀子，老爺子放你過去，要有一個不字，休想過得此橋？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就把烟管，向着打來的鐵彈，輕輕的一撥，就像打着乒乓球，那一顆彈子，受了反抗的擊力，也是呼的一聲，朝着張德的面門，回擊過去。草上飛張德，眼見一根竹子烟管，非

但並不折斷，而且回折過來，可見老叟的本領，高人一等，要想把第二彈打去，嚇得縮了回來。就在這時，蜚驢駒聽得後面主人的呼喚，雪裏紅的幾聲馬嘶，頓把尾巴豎起的幾掉，頭顱昂豎的掙扎中，前面的兩蹄，立即暴跳起來，便把草上飛張德，摔到地上，一躍扒起的時候，老叟哈哈的大笑：「飯囊酒袋，也想盜馬，自討苦吃了。」這時雪裏紅，已經奔到。樊如虎一扣韁繩，便和韓仁勇，忙不迭的下馬，奔上去，揮拳就打。張德老羞成怒，揮拳反抗。三個成了丁字形的惡鬥。老叟喊道：「如虎！仁勇！快些住手，我在這兒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樊如虎倆，不敢違命，連忙收拳，躍在一邊，虎視眈眈。惡狠狠的道：「要沒有老爹解圍，小爺准要打死你？不要臉的東西！」張德見一股村漢，在努力的追來，在這情形之下，感到極度的驚怖，就閃着失意的目光，向着老叟，抱拳一拱。說道：「老伯！馬匹已經回了，可以放我過橋了？」老叟淡淡的一笑：「你一忽兒罵我老叟，一忽兒喚我老伯，矛盾極了，你有了多大的本領，就敢明目張胆的胡作胡爲？馬匹回了，不是出你自願，你要過我這一座板橋，却也不難，勝過我老爺子手中的旱烟管，立即放你過去，要勝不過，你得向我磕着三個響頭，遂算了事。你的意思怎樣？」這時一班村漢，磨拳擦掌，栩栩動武。幾個不服的生硬漢子。恨恨的說道：「老爹！和他饒舌幹嗎？抓到壩上去，綁在樹上，打他一頓，豈不痛快？」還有一個說道：

「留他不得，吃了苦水，必要糾衆報復。放虎歸山，必有後患，早刻兒殺了的好！」草上飛張德，聽了他們雜亂的唆使，恐怕老傢伙，推翻前言，於己大大的不利，急忙陪了笑臉，向着老頭兒，又是抱拳一拱。問道：「老伯的話當真！不是玩意兒嗎？」老叟忙道：「當真，那有假的。你就把刀子抽下，誰打倒地上，那人算輸。」說到這裏，旱烟管一揮。又道：「你們暫退一邊，我言已出，豈能更改？不必饒舌。」草上飛張德，私心自慰。問道：「老伯！我有兩個疑題，要你答覆。我用着刀子，把你竹子製成的煙管，要是砍斷了，勢必受到我刀子的威脅，必要打倒地上，你的失敗，可算服輸嗎？這是一點。發生戰鬥之後，刀上不生眼睛，要不留心，把你傷了，要不要遷怒？演成不放我過橋，策動衆力，向我圍攻的？這是兩點。」老叟呵呵地笑道：「刀子砍斷煙管，不用打倒，便算輸了；你能够砍傷，我當然沒有話說，出於自願的，那裏會得不放過橋，策動衆力，圍攻你呢？簡直是小人抵賴的行爲了！不必多言，快些動手！」草上飛張德，有了這個保障，而且砍斷煙管，便算勝了，所以更加暗喜，胆子一壯，右手一起，抽下背上的扑刀，使了一個衝步，向他面部砍去，老叟不慌不忙，運用一根煙管，在一閃身的姿勢中，當做長槍，向他肩頭戳去。張德砍了一個空，連忙扭轉身子，就勢一揮刀子，向着煙管削去。老叟又是一個閃身，早把煙管收回，竄到他的背後，趁勢煙管一伸，在他

的頸子上，用力的一拖，就見張德，一個朝天，摔倒地上。這就笑道：「你輸了？應該向我磕頭，下次改過自新。」張德一躍扒起，慚愧滿面。哼了一聲道：「取巧的勝利，不是真正的勝利，老子不服氣，你要殺我，倒也可以，你要我磕頭，哼！休想！」老叟詫異着怒道：「有言在前，豈可以抵賴？你要不服，不妨再鬥一下，你看怎樣？」一個村漢，插言怒道：「老爹，你的耐性太好，殺了豈不痛快嗎？」老叟的目光，向着他們閃爍一下。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焦躁，我必需使他服輸。」張德忙道：「對！我倆徒手比武，你把我打倒，遂能够服輸。」老叟連說好好，就把煙管丟在地上，已見張德也丟下扑刀，兩人一搭上，較量一下腕力，都覺得不錯，兩手一分，對打起來。張德想從失敗中，搏得一個勝利，所以拳脚齊飛，打得非常緊迫。老叟雖然年邁，一種龍騰虎躍的姿勢，打得非常活潑，戰到一刻兒，掙個隙間，猛可的一拳打去。張德不及反抗，便跌倒地上，爲了脫身之計，祇得磕頭道：「我服輸了！不知老伯，尊姓大名？望乞告示。」老叟笑了一笑，抹着鬍子。誠示說道：「你逞着一己之勇，藐視我老弱無能，不知自己盜馬爲恥，遂有這一場的爭鬥，理該不容你逃生，但我寬大爲懷，你逃生之後，應該改過自新，再要不改，我不知便罷。要是知道，就不饒你，你要問我姓名，可以記着「飛天鵬」三字。」韓仁勇，樊如虎，忙不迭的喊道：「老爹！不能放這惡賊，殺了的好。」

飛天龍黃霸，讓在一邊。叱喝：「去！你不好好的做人，當心你的腦袋。」說到這裏一揮手道：「不要胡說，馬已尋回，理該放他逃生。」草上飛張德，一躍而起，展開脚步，竄過板橋，宛如漏網之魚，奔出一里之遙，不聽後面追趕，這才站住脚，回頭一望，已經不見敵人，不禁心頭怨恨。罵道：「老賊欺我太甚！當面不能殺你，暗裏也要斬下你的腦袋。你的本領，以爲驚人，哼！驚人的本領，難道只有你一個？老子必要敦請能人，把你斬成數段，遂消心頭的恥恨！」他又氣又怒，往前趕路，奔了三十多里，到了一所莊院，走進一個門牆，瞧見有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老叟何斌，從裏面緩步出來。高聲喊道：「何爺！好久不見，你好啊！」何斌站住道：「你從那裏來？」張德搖着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此恨難消！」何斌笑道：「你不是一個弱者，誰敢欺你？」張德恨道：「非但我忿怒，就是你聽了，也要怒衝髮冠的；非但謾罵我，更且唾罵你呢！」何斌不覺一怔，詫異的問道：「誰個狗忘八，敢得罪我啦？」張德向着裏面就走道：「我坐下了，再告訴你。」何斌本來是個無惡不作的惡霸，跟在張德的後面，忙不迭的怒道：「那個忘八小蹄子？你乾脆的說？」張德到了客廳，坐下椅子。哼了聲道：「集成壩上，有一個老傢伙，不知他的姓名，但知他的綽號，名叫飛天龍，這一次的受辱，比死更難受，真的氣死我啦！」何斌忙道：「飛天龍黃霸，這個老賊，你怎麼惹怒了他，本領相當厲

害的。你爲了什麼事情呢？」張德道：「我在大渡口，聽見兩匹駿馬，好得少見，繫在樹幹上。我就想到你，準備送給你，那邊沒有人，我牽了走時，忽從樹上，竄下兩個少年，被我幾句哄騙，竟然信以爲真。我騎了一匹，催馬加鞭，如飛而去。兩個少年，見我行色匆匆，也就急急的追趕。事情湊得太巧，在集成壩的橋邊，碰到黃霸截路，不讓我過去。我說這匹馬，是集賢莊何老爺的，你不要認錯了。黃霸就罵你強盜起家，什麼老爺不老爺……」何斌聽了，勃然大怒，不等他說下去，碰着桌子。罵道：「老賊！我和你兩不相犯，無端辱我清白，誓必和你，世不兩立，我何斌不是好欺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一瞥凶惡的目光，射在他的臉上。指責怒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盜馬可恥的？還說我的名兒，我無端的受辱，是你惹拈的？真是可惱！」張德笑道：「何爺！不要生氣，我出於好心，黃霸騙衆打我，此仇不報，不能立在天地之間。兩馬不能並盜，一馬必要攪來，恭敬的送給你何爺，以表我的至誠。」何斌生平愛馬，不知張德所見的馬，怎樣的好法，聽了幾句奉承，怒意消了一半。說道：「飛天龍黃霸，在少壯時代，固然驍勇，橫行北道上，可說沒有敵手，現在已經年邁，不足恃勇的了！我去邀請一位朋友，名叫鑽天將岳勝，若論他的武藝，不在我之下，三人通力暗殺這老頭兒，必然有濟，你看如何？」張德的怒氣，本來無處發洩，聽得有機可乘，暗暗的歡喜。笑道：「好！就煩你致請。」

憑我的本領，戰着老傢伙，原不在心上。俗說孤掌難鳴，我的失敗，敗在衆人之手，試問以衆欺寡的勝利，能够算得真的勝利嗎？以寡敵衆的失敗，能够算得真的失敗嗎？鑽天將岳勝，未見其人，早聞其名，確是一位頭兒尖的人物，飛天龍黃霸，自恃英雄，自我淪亡了。」何斌走進廂房，取了一張名帖，交給家丁道：「你到三家園，去請岳爺來，時光不早，速去速回。」家丁應命持帖而去。何斌取出酒菜，便和張德對酌。張德大讚兩馬的壯觀，說得何斌，心旌浮動，笑顏遂開，非得不可的了。

夜幕撒佈開來，廳上罩着依稀的暮色，家丁送上燭台，岳勝大踏步的進來。說道：「老何！喚我幹嗎？」何斌移臉，站起笑道：「岳兄！快來喝酒，等你好一回了。這位就是草上飛張德，準備請你援助一下？」張德離座站起。笑道：「久仰岳兄的大名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於聞名，請坐請坐。」鑽天將岳勝，謙遜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張兄，久仰久仰，小弟無能，不要謬獎，不知爲了何事？」何斌笑道：「兩位坐下，言歸正傳，全要仗你一臂之助呢？」鑽天將岳勝，也不客氣，首先坐下。問道：「乾噲的說，究竟爲了何事？憑我力量，義不敢辭的。」張德坐下，向着何斌看了一眼。何斌坐下，取過杯筷，斟了一杯酒。胡調着道：「岳兄！我生平最愛馬匹，這位張兄，借我一匹雪裏拖槍。他今天經過集成壩，被飛天龍黃霸，看上了眼，唆使許多漢子，攔住去路，奪下張兄的牲口，誣說這匹

牲口，是黃霸的。張兄不服，就和他們搏戰，只是寡不敵衆，負氣趕到這裏，我聽了不平，失去銀子小事，失去心愛的牲口，却捨不得，所以請你援助，必需奪回才休！」鑽天將岳勝，暗吃一驚。想道：「飛天龍黃霸，是個除暴安良的義士，決然不會率衆劫馬的行爲，其中必有隱情，草上飛張德，名聲向來不好，必然串通何斌，有意陷我不義。我矢心不移，不能助紂爲虐的。」因這一想，向着何斌道：「你倆的話，可是真的？」張德忙道：「千萬萬確，那有假的。」岳勝移臉道：「既然真的，我和飛天龍黃霸，有一份情誼，待我前去，管教索回便了。」張德不禁一怔，暗呼不好，紙老虎不戳自破了。這就說道：「岳兄！你說得不錯，但是黃霸，刼了牲口，勢必齒口否認，豈不徒勞往返？照我主意，不去和他結仇，能够把馬，暗中盜回，遂是上策。」何斌笑道：「對！能够如此，雙方不傷和氣，就是你和黃霸有交情，我和你也有交情，暗助一臂之力，也不打緊？」岳勝不即回答，喝了口酒。點頭道：「好！既然如此，暗助便了。」何斌，張德大喜，頻頻的勸酒，情感上合意之後，談話分外繁多，岳勝因見張德，品貌不齊，暗自卑視，無非敷衍而已。

酒飯完畢，將近二更時分，何斌吩咐家丁撤席，到兵器架上，取了兩柄朴刀，一柄交給岳勝。張德兵刃已失，也到兵器架上，取了兩柄鈎刀，出了何宅，踏着月光，三條黑影，展開飛行本領，疾速

的前進。半個時辰，已到集成壩的板橋。張德想起白天受辱的一幕，不禁怒氣填胸，若遇黃霸，非殺不可。便站住喊道：「兩位慢走，我有話說。」岳勝和何斌，站住返身。問道：「什麼話？」張德道：「所失的馬，不知藏在那家，首先發見失馬，我們目的，在於得馬，當然不去打草驚蛇，若不發見的話，去找黃霸算賬，因為他是首惡，不知兩位怎樣？」何斌一心想得好馬。忙道：「對！準定這樣幹，黃霸久闖江湖，這個規矩，不用說得。」岳勝道：「我先指引你倆，上屋之後，找尋馬棚，總能够瞧見，我和黃霸是朋友，不能明目張胆的幫助，只能在外面巡風，若是不能得手，也就算了，一匹牲口，有限得很，我可不能傷了朋友的和氣。」張德道：「若能得手，那不必說，若是驟然變化，我們鼓掌為號，拚力撲殺敵人，雖然不能得馬，殺幾個人，也覺得痛快！」岳勝道：「不能無辜殺人，有損個人的道德，認清劫馬的人，才可以先禮後兵。」張德無奈，只得答應，跟着兩人，趕到壩上，但見明月如晝，幾十戶人家，寂靜無聲，村犬乍吠，時已三更。岳勝用手一指，悄悄地道：「那邊突起的一堵黑牆，就是飛天龍黃霸的宅子，老黃本領高強，不能得手，及早回去，自恃藝高胆大，陷入他們的重圍，別怪我不能救你倆。」何斌點頭作答，扯了一下張德的袖子，一前一後，兩條黑影，在月光之下，只是幾閃，已經竄上黃宅的門牆。張德低低地道：「黃霸的手段，確乎高明的，兩匹牲口

，未必繫在黃家，我倆還是到另一家去偵探，以避他的鋒銳可好？」何斌道：「來的目的，在於盜馬，盜馬不遂，不惜一戰。既然你這樣建議，我當然樂於贊成。馬棚必在後宅，我倆分路找尋如何？」張德道：「好！須要小心。」於是，路分左右，仆仆仆的，向着後宅竄去。

何斌翻進第二個屋脊，就聽得東首，約摸尋丈的遠近，起了兩聲低低的馬嘶，聽了滿心快樂，連忙尋聲趕去，到了那邊，找不到馬棚，心中焦急起來，打探了一回，總算僥倖的找到，輕輕的躍下屋面，運用夜眼，向着暗處，辨視一週，取出火種，迎風一亮，向着棚內，閃了一眼，見是一匹雪裏紅的好馬，喜得眉飛色舞，忙去開了後門，解了馬鈴，牽馬出門，一躍上馬，兩腿一夾，循着村後的曲徑，撥刺刺的趕去。他抬頭一看，前面幾丈之遠，馬上馱着一人，知道張德得手，敬服他盜取的慣技，轉眼之間，見他已經轉入村前，急忙韁繩顫抖，馬腹幾夾，立即跟蹤追上，到村前時，已見鑽天將岳勝，馱在張德的馬上，撥轉馬頭，舉手示意，向着歸途，飛馳而去，何斌也忙急急的趕去。鑽天將岳勝，不滿張德和何斌的行爲。譴責道：「黃霸掠劫你一匹牲口，我却沒有看見，但也不會無風起浪，出於村漢之手。現在夜劫兩匹馬，和原則不符，這種行爲，殊不合法，我純潔的人格，也被你倆染污了？」張德不以爲恥，揚起笑聲：「岳兄！我叫對本對利，白天黃霸欺我，夜裏遂見我手段的不凡